

女 孩 们

〔美〕艾玛·克莱因 著
韩冬 译



The Girls Emma Cline
a novel

THE GIRLS

女孩子们

[美] 艾玛·克莱因 著 韩冬 译

EMMA CLINE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孩们 / (美) 艾玛·克莱因著; 韩冬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 (2018.1重印)

ISBN 978-7-5596-1223-6

I. ①女… II. ①艾… ②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64994号

THE GIRLS

Copyright © 2016 by Emma Clin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legg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女孩们

作 者: (美)艾玛·克莱因 译 者: 韩 冬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产品经理: 周乔蒙 蔡 苗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版权支持: 蔡 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· 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1.25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223-6

定价: 4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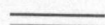
那片笑声，让我抬起头来；那些女孩，让我移不开目光。

我先注意到她们的头发，长长的，没梳过的样子。再是身上的首饰，反射着灼人的阳光。她们三个离我有些远，只够看清轮廓，但没关系——我知道她们与公园里别的人都不一样。人们排着队，围成一个松散的圈，等着烤架上的香肠和汉堡；穿格子衬衣的女人们三步两步跑到男友身边；孩子们朝鸡身上扔桉树果，那些鸡野性未驯，飞奔着穿过狭长的林道。那些长发女孩，似乎从身边这一切的上空滑过，悲戚又疏离，像流亡中的皇族。

我盯着那几个女孩，不知羞地张着嘴，心想反正她们不大可能朝我这边看。汉堡搁在腿上忘了吃。微风徐来，空气中飘散着河里的鱼腥味。在当时那个年纪，我总会迅速打量别的女孩，并立即分出个胖瘦美丑，心里也不停琢磨自己哪一点比不

上别人。我一眼就看出，那个黑头发女孩是最漂亮的。虽然还没看清她们的脸，但我敢肯定是这样。她浑身散发出陌生世界的气息，一件脏兮兮的罩衫，几乎没遮住屁股。她两边的女孩，一个红头发，瘦瘦的，另一个年龄大点儿，都穿着同样破烂的二手货，像从湖里捞出来的。她们手上廉价的戒指像多出来的指关节。这些女孩很难让人做出确切的评价，可以说漂亮，也可以说丑。人们的目光在她们身后留下一道道涟漪。母亲们四下张望，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心中袭来一阵莫名的感觉。女人们把手伸向男友的手中。阳光刺过枝叶，柳树昏昏欲睡，热浪拂过野餐毯——一切如常，然而几个女孩从日复一日的世界里穿行而过，扰乱了这一天的寻常。她们像一群光洁的鲨鱼，肆无忌惮，破浪前行。

第一部



开始时是这样的。福特车在狭窄的小道上缓缓驶近那栋房子，忍冬花的馥郁甜香染浓了八月的空气。后座的女孩们手拉着手，车窗摇下，夜色泻了进来。收音机一直响着，直到司机突然紧张起来，啪地关掉了它。

他们爬上还挂着圣诞彩灯的大门。首先看到的是看守人的小屋，屋里一片迟钝的寂静：看守人在沙发上打着盹儿，光着的脚像两条长面包一样紧挨着。他的女友正在浴室里擦涸开的新月形眼妆。

接着他们进入主屋。客房里正在看书的女人吓了一跳，床头柜上玻璃杯里的水颤抖着，她的棉质内裤潮湿起来。五岁的儿子躺在她身边，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抗议入睡。

他们把每个人都赶到客厅里，人们在这个惊恐的时刻领会到了日常生活的甜蜜——在清晨喝下一杯鲜橙汁，骑车时斜出

一道弧线——这些都不会再有了。他们变了神色，像按下快门的瞬间，眼底深处的东西乍现。

我如此频繁地想象过那个夜晚。幽暗的山路，阴沉无光的海面，一个女人在夜间的草坪上倒下。多年过去，尽管这些细节已渐渐消褪，长出一层又一层外壳，但在半夜三更听到锁芯扭动的声音时，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仍是这个场景。

门口有陌生人。

我听着房子另一头远远传来的嘈杂声，想辨明它的来源。邻居小孩撞到人行道上的垃圾桶，或者一只鹿蹿进了灌木丛。只可能是这些了，我告诉自己。我试着想象日光重现的样子，这块小天地看上去还会是那么安全、宁静，危险无法触及。

但声音仍在继续，赫然闯进了真实的生活。现在隔壁房间里出现了笑声。各种声音齐鸣，冰箱压缩制冷的声音嗡嗡着。我思索着有哪些可能，但脑子里总是冒出最坏的念头。一切的一切过后，结局将是这样：困在别人的房子里，周身是别人的生活物件和生活习惯。我的双腿赤裸，上面乱爬着曲张的静脉。当他们找上我时，看到的会是多么虚弱的我啊——一个中年女人摸扒着墙角。

我躺在床上，呼吸浅缓地盯着门，等着入侵者。恐惧在想象中披上了人形外衣，幽灵般地占据了整个房间——不会有壮烈之举的，我明白。只有漫长的恐惧，和肉体必须经受的痛

楚，我不会试着逃跑。

我听到外面有女孩子的声音才起身下床。她的声音尖细，听起来没有恶意。尽管这一点不应该是宽慰人的——苏珊和其余的几个都是女孩子，而这一点没有帮到任何人。

这所房子是我借住的，窗外黯淡的柏树沿着海岸紧密抱排在一起，带着咸味的风抽搐般地刮着。我吃起来仍带着儿时的凶蛮——过量的意大利面，上面覆盖着奶酪。苏打水里的气泡在喉咙里弹跳着。我每周为丹的植物浇一次水，把它们一盆一盆搬到浴缸里，对准水龙头，直到土壤吸满了水，汩汩地冒着泡。我不止一次在浴缸里和枯叶子一起淋浴。

电影里外祖母的影像曾是她留给我的遗产——她在荧幕上鹰一般的笑容，还有一头光洁的髻发——但这些遗产我在十年前就耗光了。我的工作是在家护理，处于他人生存空间的中间地带。我穿着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，自身培植出一种文雅有礼的隐形感，脸上的表情既令人愉悦又意义含糊，一如草坪上的装饰人偶。令人愉悦这部分很重要，只有在实现事物的正确秩序时，隐形感魔法般的诀窍才会奏效，就好像隐形也是我本身想要的。我负责照顾的人形形色色：有个需要特殊护理的小孩，害怕电源插座和红绿灯；还有个年长的女人，在她看脱口秀的时候，我给她数出一碟药丸，淡粉色的胶囊像精致的糖果。

我上一份工作结束后，青黄不接。丹把他的度假屋交给我打理，这是作为老朋友的一种关怀姿态，好像我去住倒是帮了他的忙。散入的天光使房间里弥漫着水族馆那般朦胧的暗，木制品因为潮湿而膨胀、隆起，好似整个房子在呼吸。

沙滩上人迹罕至，天气太冷，连牡蛎也见不着。贯穿小镇的只有一条路，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排列着拖车房——插着的纸风车在风中啪嗒作响，晒褪色的游泳圈和救生用品堆满了门廊——这些是低微的人们的装饰品。有时候我抽一点儿毛糙刺鼻的大麻，大麻是从老房东那儿得来的，然后步行去镇里的商店。我是按照洗盘子的定义来完成任务的，盘子要么是干净的，要么是脏的，我接受这些二元对立，它们撑起了一天的时光。

我很少看见外面有人。镇上仅有的年轻人似乎都以可怖又乡村的方式自杀了——我听说他们的皮卡车在凌晨两点撞毁；有的在拖车车库待一晚上，最后死于一氧化碳中毒；还有一个死了的橄榄球四分卫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乡村生活而产生的问题，有太多的时间、太多的无聊、太多的休闲拖车；或者这只是加利福尼亚特有的现象，光线中的一个颗粒催生出冒险之举和愚蠢的电影式噱头。

我从来没到过大海里。咖啡馆里的一名女招待告诉我，这是一片孕育了许多伟大白人的土地。

他们在厨房明晃晃灯光的沐浴下抬起头，就像浣熊翻垃圾

桶时被人撞见一样。女孩尖叫起来，男孩直起瘦长的身板。他们只有两个人。我的心怦怦狂跳起来，但他们太年轻了，我猜可能是本地人闯入了度假屋。我应该不会死。

“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？”男孩放下手里的啤酒瓶，女孩紧紧贴在他身边。男孩看起来二十岁左右，穿着有大口袋的短裤和白色高筒袜，稀麻布似的胡须下面有颗玫瑰色的青春痘。但女孩还只是个小家伙，十五六岁，苍白的双腿略微泛着蓝色。

我尽力搜寻一切能保持的威信，使劲拉着T恤下摆，好遮住我的大腿。当我说要报警的时候，男孩轻蔑地哼了一声。

“你报啊，”他搂紧身边的女孩，“快报。你知道吗？”他掏出手机，“去他妈的，我自己来报。”

心中因为恐惧而一直横着的玻璃窗，突然消融了。

“朱利安？”

我差点儿笑出来——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有十三岁，瘦骨伶仃的，一副还没发育完全的样子。他是丹和艾莉森的独生子，从小受到父母过度的关切，被带着参加遍了美国西部的各种大提琴比赛。每周四他要跟着家教学中国普通话，平时吃的是黑麦面包和维生素软糖，父母用庇护的篱笆将他与一切挫折隔开了。但这些用心后来都不了了之，最终他上了个长

滩¹还是尔湾²的加州州立大学³。我记得他在那儿遇到了些麻烦，好像是受到了开除的处分，也可能比那个版本温和点儿，被下放到专科院校读一年。他以前是个害羞、很情绪化的孩子，畏惧汽车收音机和不熟悉的食物。现在他已长出了坚硬的线条，衬衫下面匍匐着文身。他已经不记得我了，他有什么理由记得呢？我不在他投去情欲目光的那类女人里。

“我在这儿待几个星期，”我说，意识到自己正裸着双腿，并为刚刚那样夸张地说要报警感到尴尬，“我是你父亲的朋友。”

我能看出他正努力地把我不放位置、赋予意义。

“伊薇。”我说。

还是一无所获。

“我以前住在伯克利的公寓里……离你的大提琴老师家很近的……”

丹和朱利安有时会在大提琴课结束后去我那里。朱利安抱着牛奶瓶大口咕嘟着，踢踏着机器人的动作在桌腿上磨来擦去。

“哦，妈的，”朱利安说，“是的。”我分辨不出他是真的记

1 长滩：Long Beach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沿海港口城市。

2 尔湾：Irvine，加州南部橘子郡的城市。

3 加州州立大学：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(CSU)，加州的一个公立大学体系。

起我了，还是只是我提供的足够多的回忆细节让他感到安心。

那个女孩转向朱利安，脸上的表情空白得像个勺子。

“没事的，宝贝儿。”他说，吻了一下她的额头——出人意料地温柔。

朱利安对我微笑了一下，我意识到他喝醉了，或者只是大麻抽上劲儿了。尽管他脸上黏糊糊的，皮肤泛着不健康的潮湿，但他所受的上层阶级教养还是像母语那样生效了。

“这是萨莎。”他说，用肘轻推了一下旁边的女孩。

“嘿。”她不自在地瞥了我一眼。我已经忘了少女们身上的那种愚稚：她们脸上闪现着对爱的渴望，赤裸得让我感到尴尬。

“萨莎，”他说，“这是——”

朱利安的眼神努力往我身上集中。

“伊薇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伊薇。伙计。”

他喝了口啤酒，琥珀色的瓶子反射出耀眼的光。他的眼神越过我，环顾着家具和书架上的东西，好像这是我的房子，他才是外来者。“天哪，你肯定以为我们是在闯门什么的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是本地人。”

“这里以前确实被人闯入过，”朱利安说，“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我们正好不在房子里。他们只偷走了几套湿衣服和冰箱里的一堆鲍鱼。”他又喝了口酒。

萨莎的眼神没有离开过朱利安。她穿着牛仔短裤，对于寒冷的海边来说完全不适合，上身套着过于宽大的卫衣，肯定是朱利安的，袖口被咬过，看上去湿答答的。她化的妆很糟糕，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。看得出我的注视让她有些紧张，我明白这种担心。像她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也不确定该怎样举手投足、走路是不是太快了、别人看不看得出我的不安和僵硬，就好像每个人都拿着把尺子一直在衡量我的表现，然后说我哪里哪里不行。我发觉萨莎太年轻了，还没到可以跟朱利安来这儿住的年龄。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挑衅地盯着我。

“抱歉，你父亲没有告诉你我会住在这儿。”我说，“如果你们想要大床的话，我可以睡别的房间。或者你们想要独处的话，我就自己想办法找——”

“别，”朱利安说，“萨莎和我睡哪儿都行，对不，宝贝儿？我们要去北方，只是路过这儿。”他说，“运点儿草¹，车我开，从洛杉矶开到洪堡²，每个月至少一次。”

我发现朱利安以为我会觉得这样很了不起。

萨莎看起来有点儿担心，我会让他们惹上麻烦吗？

“你是怎么认识我爸爸来着的？”朱利安说。他喝干了啤

1 草：Weed，大麻。

2 洪堡：Humboldt，加州北部郡。

酒，又开了一瓶。他们带了些六瓶装。其他的储备食物映入眼帘：零食包里的混合果仁颗粒，一袋没打开的酸软糖，一个放了很久、皱巴巴的快餐袋。

“我们在洛杉矶遇到的，”我说，“合租过一段时间。”

七十年代末，我和丹在威尼斯海滩¹共住一所公寓。威尼斯有许多第三世界风格的小巷子，棕榈树在温暖的夜风中拍打着窗户。那时候我正在考护士资格证，靠祖母拍电影留下的钱生活。丹想当演员，但演戏对于他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后来他娶了个有点儿家产的女人，开了家冷冻素食公司。现在他在太平洋高地²有栋抗震的房子。

“等等，威尼斯的朋友？”朱利安的反应似乎一下子活跃起来，“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伊薇·博伊德。”我说。

他的脸色突然一变，惊到了我。那是一种多少认出来的表情，更带着真正的兴趣。

“等等，”他说，把胳膊从女孩身上移开，随着他的离身，女孩好像被抽光了元气，“你就是那位女士？”

可能丹已经告诉了他我的过去有多糟。想到这儿，我感到

1 威尼斯海滩：Venice Beach，这里和下文的威尼斯指的是位于加州洛杉矶市西部的海滨社区。“威尼斯海滩”是国际旅游胜地，以稀奇古怪著称的文化中心。

2 太平洋高地：Pacific Heights，加州旧金山富人住宅区。

很难堪，条件反射般地摸了摸脸。这个丢人的老习惯是我从青春期就有的，为的是遮住脸上的某颗痘痘：不经意地把手放在下巴上，摆弄着嘴巴，好像这样不会把注意力吸引过来反而弄得更显眼似的。

朱利安现在很兴奋。“她以前在一个邪教组织待过。”他告诉女孩。“对吗？”他说，转向我。

恐惧在我胃里掀起一阵旋涡。朱利安一直看着我，热切地期待着。他的呼吸时断时续的，一股啤酒味儿。

那个夏天我十四岁，苏珊十九岁。那群人有时会焚一些香，让人变得昏沉沉、软塌塌的。苏珊大声念着一本过期的《花花公子》，我们把那些艳丽下流的宝丽来相片偷偷藏起来，像棒球卡片一样做交换。

我知道这多么容易发生，过去近在眼前，无可奈何，就像因视觉假象而犯的认知错误。某一天的氛围与一些特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：我母亲的雪纺围巾，切开的南瓜的湿气，阴影的某些图形。即便是一辆白色汽车前盖上的抹阳光，也能在我心中荡起瞬息的涟漪，分开回到过去的一线缝隙。我看见旧的雅德利口红¹——现在已成了蜡屑——在网上卖到将近一百美元。这样年长的女人就能够再次闻到它，那化学的、花香的、闷闷的气息。人们就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，需要知道自己的人

1 雅德利口红：Yardley slickers，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款口红。